精英之外

言止善

就業難是當下人們熱議的話題，其中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更是備受關注。要解決這個難題，除了保持經濟發展，加強各方協調等之外，調整人們的擇業觀念也很重要。

三十年前，高等學校的毛入學率只有百分之一，那時能進大學讀書的都是「天之驕子」，出了校門的畢業生，普遍被認爲是社會精英。如今，毛入學率已達到百分之十九，預計到二〇二〇年，將達百分之四十。在新的情勢下，若我們堅持老一套的精英就業模式，那注定是要碰壁的。

浙江義烏工商學院是一所高等職業學院，他們走着一條很有特色的育人之路。他們鼓勵學生開網店，「淘寶網」是學生們馳騁的天地，他們堅信「淘寶改變命運」。有個名爲楊甫剛的「優秀畢業生」，其市場營銷這門課程的成績雖只有三十多分，但他從開的網店裡卻可以得到四萬的月收入——約相當於四十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

該學院副院長賈少華主張對學生進行「多元化培養，人盡其材。因材施教」。他說：「我們的學生從小成績就不好，在學校沒有什麼成就感，比較自卑。做網店後，人變自信了，發現自己也能成功。」他認爲開網店「能有效訓練一個誠信的商人」。

開網店到底是不是初學經商者的上等選擇，這個尚可討論。值得注意的是賈少華對教育的思考：「在誰都可以上大學的高等教育大衆化時代，還繼續培養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誤人子弟，是爲培養一個陳景潤製造出千萬個炮灰。中國高等教育可悲就在於只着眼於一個陳景潤的成才。精英永遠需要，但都盲目去培養精英，那是自尋煩惱。」

我國傳統文化中有很濃烈的精英情結。「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成功之路。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這個模式是應被質疑的。在深入思考之前，我們不妨先來分析一下愛因斯坦對就業的看法。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四日，一個在德里的印度人給七十四歲客居美國的愛因斯坦寫了一封長信，尋求幫助。寫信人是一個單身漢，他打算未來從事數學和物理學研究，儘管他自己也承認在這兩方面的知識「非常有限」。他身無分文，來信連郵票都沒有貼。七月二十八日，愛因斯坦用英文寫了回信：

「我收到您的來信。您要繼續從事物理學研究的熱情給我很深的印象。然而我必須坦率地說，我決不贊成您的態度。我們衣食住行都是因為有別人的工作，對於這些，我們必須誠心誠意地給予回報，不是以滿足自己願望的工作來回報，而且要以如人們通常所說的服務於他們來回報。否則的話，不管我們的生活需求多麼小，我們也是寄生蟲。在您的國家更是如此，那裡正是經濟起步的奮鬥時期，急需受過教育的人努力工作。

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您有多方面的本領，可以自由選擇做什麼工作。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獲得有價值的成果的機會，哪怕是對於非常有天賦的人來說，也是很小的。所以極有可能是這樣：當您最富有創造性的年華過去以後，您會感到沮喪。

出路只有一條：把您大部分時間用於幹些實事，例如當教師，或從事其他適合於您的工作，用餘下來的時間從事研究。這樣您無論如何也能過上正常人的寧靜生活，哪怕得不到繆斯女神的特殊關懷也不要緊。」

現在看來，這位智者在半個世紀之前講的話仍如此親切。一個年輕人，於人於己考慮，就業的第一選擇是不是就是「服務」這兩個字？不管誰，如果置生存的基本條件於不顧，一味要「走自己的路」，那很危險。愛因斯坦本人，大學畢業之後，並沒有進入研究機構或高等院校，而是在伯爾尼專利局做了一名普通職員。

浪漫人辦「浪漫事」

流沙

文化什錄

多年前的一個聯歡晚會上，大家要求他講講自己的愛情故事。他牽着妻子的手，說：「我們的故事很浪漫的。」

大家哄笑，讓他一五一十地說來。

其實這是一段網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突然有個人想加入他的QQ好友群，遇上陌生網友，以前他都不加的，但那天鬼差神使地點了鼠標。他們之間就這樣認識了。先是相互打招呼，然後淺聊，接着每天聊。最後從網上聊到了現實生活中。

當時他在杭州，而她在山西。情人節的前一天，他在QQ裡對她說，如果情人節的凌晨，我拿着鮮艷的玫瑰，出現在你家的樓下，唱着《明天就要嫁給你了》，你會不會嫁給我。她說，一定會。

情人節凌晨一時，她的手機響了，然後聽到了他的歌聲：「明天我要嫁給你了……」她打開窗戶看到，一個瘦瘦的男孩站在路燈下面，手裡捧着紅色的玫瑰，忘情地唱着歌。他是乘飛機到太原，然後又打的驅車三百多公里，終於來到她所住的那座城市。他說，那天凌晨，她幾乎是哭着跑下樓來，和他緊緊擁抱在一起……這個故事非常浪漫。主持人說：「這是浪漫的人辦得浪漫的事。」

兩年後，女孩跟着男孩來到了杭州。年前，女孩爲男孩生了一個女兒，女兒天天哭鬧不止，而且經常傷風感冒。這個精靈的孩子折騰着這個家。

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個情人節的晚上，已爲人妻的女孩突然不見了，女兒一個人躺在床上哭泣。他到處尋找，最後還報了警。到了深夜，他打電話給她的家人，誰知接電話的人竟然是她。她在電話中平靜地說：「我們還是離婚吧。」沒有任何預兆，也沒有任何可以迴旋的餘地。她還警告他，不要嘗試到山西來找她，因爲他們之間的愛情已經結束了。

現在，他僱了保姆在照看那個還在吃奶的女兒。許多人都詫異，覺得他們婚離得也是「浪漫」萬分。

一次餃子宴

延靜

人與事

我又和韓國金俊燁教授坐到一起，這是四月五日在北京大學國際會議中心弘雅廳，一場祝賀金俊燁九十華誕的宴會正在進行。金先生與北京大學交往已二十多年，他前一天來到北京，接受這次推不掉的祝賀。在座的都是他的老朋友，其中包括北京大學前校長吳樹青、前黨委書記王學珍、前副書記郝斌等人。我因在漢城（今首爾）與他相識，作爲老朋友，也榮幸地參加。

我與金先生已幾年未見，但見他仍身體硬朗，思維敏捷。我問他和誰一起來的，他說仍是獨來獨往，只是這次多了它，說着指指身邊的拐杖笑了起來。金先生來中國已經七十三次，去過很多地方，儘管高齡，每次他都是一個人，不要人陪同。我問他，在北京大學學習的他的孫子是否能照顧他，他說孫子已經畢業，去美國讀書了。我佩服他連個秘書也不帶，輕車簡從的學者的作風。

金俊燁的人生富有傳奇色彩。他年輕時，日本佔領朝鮮，他被抓到日本當勞工，因不堪忍受屈辱，隨船偷渡逃往中國，轉輾各地後參加了設在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工作，一九四八年北京大學東語系前身南京語專成立後，他受聘擔任韓國語教師，幾年後他回到漢城一直在大學任教。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曾出任高麗大學校長，幾十年致力於教育事業使他的弟子遍及天下。

金俊燁人生的另一特點是，始終不進官場，拒絕職位和利益的誘惑。韓國歷屆總統鑒於他的清廉品德和對事業的忠誠，曾不止一次邀請他出任國務總理，均被他拒絕；韓國外務部擬派他出任駐外大使，他也沒有應允。他憎惡官場的腐敗惡習，認爲一個國家要振興，沒有良好的教育是不成的，因此他投身教育事業，矢志不渝。

金俊燁與北京大學恢復交往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熱愛中國，稱中國是他的第二故鄉，但在中韓沒有任何交往的年代，他的重返中國的願望一直沒能實現。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前往美國參加一個研討會，沒想到在那裡他意外地與他當年在南京語專教過的學生、時在北京大學執教的楊通方教授邂逅。從此他又開始了與北京大學的交往，結識了季羨林、周一良等名家。幾年後中韓建交，他幾乎每年來北京大學，會見老朋友，也與全國各地幾十所大學結下了情誼。

我在漢城期間，多次邀請金俊燁來使館參加活動，他都禮貌地表示感謝，但沒有前來。我有一次與他談起此事，他說你是知道我的習慣的，凡有政府官員出席的活動，我都是不出席的，他請我諒解。我不能強迫他改變主張，但內心一直以未能請他來做客感到遺憾。一九九六年春節前夕，我又一次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偕夫人來使館過春節，吃餃子，而且言明只請他們夫婦來參加家庭聚會，沒有別的客人，他終於愉快地接受了。記得那天天氣很冷，他的夫人身體不太好，但還是一起來了。我們擺了一個圓桌，我們夫婦還有使館幾位熟悉他的同事，陪他們夫婦圍坐在一起，品嘗了幾道地道的中國菜後，吃了精心製作的各種餡的過年餃子。金先生很高興，說多年沒有吃過這麼香的餃子了，好像又回到中國一樣。我在韓國任職六年，只請過他這一次，難得的一次。在這天祝壽宴會上，老朋友祝他健康長壽，年輕的學子向他表達敬重之情。每當有人來到他身邊時，他總是起身，表示對對方的尊重，儘管他腿力較弱，但還是吃力地站起來。不過這天金俊燁興致很好，上台作了長篇講話，談到他與北京大學的情誼，他與中國的情誼，也談到在使館吃餃子的事，他說他永遠不會忘記。

文化傳承踐行者葉子銘

葉周

葉子銘（一九三五——二〇〇五）

往事鈎沉

尊師的佳話古已有之，我所親身經歷的卻是如此難忘。那是經歷了生死磨難後的一段難忘記憶，主角是著名的茅盾研究專家葉子銘。葉子銘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茅盾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主持了《茅盾全集》的編審工作。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他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時，他將一篇研究茅盾作品的大學畢業論文投稿給上海作協的刊物，稿子轉到先父以群手裡，引起了他的重視。先父與茅盾交往密切，看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初生牛犢對文壇巨擘作品的分析全面而又獨具見解，滿心喜悅。以群及時給葉子銘去信提出修改意見，並建議他多花些功夫，把論文擴充成書。經過葉子銘的努力，成書後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內容翔實，結構嚴謹，所體現的扎實學術品格，使之成爲茅盾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以群還以著名的文藝評論家的身份，親自爲該書作序，稱《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是「第一部比較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茅盾的創作道路的著作」，視野開闊，格局恢弘。葉子銘的著作，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是後來學者進入茅盾研究領域必讀的入門書。

這一段文壇前輩扶掖新人的佳話並沒有就此畫上句號。「文革」結束以後，以群已經含冤離世。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藝出版社要重印葉子銘的《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並因爲以群還沒獲得平反，而要求作者刪去以群的序言。葉子銘堅決不同意。

此事驚動了遠在北京的茅盾（沈雁冰），他曾去信葉子銘勸他：「本月四日來信，謂您將力爭保留以群原序，其實不必力爭；以群問題未有結論，因需要平反的事，各地都很多，上海亦多。……在您的書上登了以群的序，未必即算恢復名譽，但出版社自然在未得上級明白指示前不敢貿然為之。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難得的是葉子銘並未改變初衷，爲此推遲了該書的重印。一年之後，以群含冤十二年終於獲得平反。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編輯出版《以群文藝論文集》。葉子銘主動承擔了編輯任務。

在葉子銘爲以群編輯文藝論文集期間，他曾和我通了數十封信，每一封信都不是三言兩語，有的更是數頁之長。如今記憶中仍能清晰地看見他那一行行纖細的向右傾斜的字體。從他的字裡行間，我眞切而深刻地感受到他是一個極其認眞而又追求完美的學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一封來信中說：「函悉。因來京參加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活動，未及時作覆。

來京後同韋韜（茅盾兒子）同志談過，他說過去只見過以群同志一面，面孔已記不清楚了。他要你寄一兩張你父親的照片，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的，最好是五十年代的，這樣他就可以替你翻找舊照片。

來信所說照片，我看可多選幾張讓出版社挑。與周總理照的一定要。我這次聽王瑤先生說，陳沂同志曾在五七年說過：黨領導文藝就要像馮乃超領導魯迅，葉以群領導茅盾那樣。（總理是通過以群同志去領導茅盾的。）為了這話他挨了批。此外，四十年代與郭、夏在香港以及與劉少奇、陳毅照的也可選。

昨天碰到于伶同志，他說有人找到一張以群同志與總理等三人的照片，他已向他要了。會議很緊張，匆匆寫幾句。代向你媽媽及全家問好！」

《以群文藝論文集》出版後，我在《新民晚報》撰文：「應該感謝編者葉子銘同志寫了周詳的編後記。在考慮編後記時他曾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力避溢美之詞，希望實事求是地做歷史的評價』。現在我終於滿意地讀到了他既作為學生對其師長的敬重和緬懷，又是以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身份對此書作出的直率而又公正的評論。」

除此之外，以群和葉子銘還有一次跨越近二十年的接力合作。那就是《文學的基本原理》一書的撰寫和「文革」後的修訂過程。建國後以群曾經盼到過一次充分展現他理論造詣的機會。那是六一年四月，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陸定一、周揚到會作了報告。會上周揚鑒於當時國內還缺少一本有一定品質的、符合國情的文學理論大學教材，便把這個任務交給以群，希望他組織一個班子，盡快完成一部把馬列主義的文學原理同我國現代革命文藝運動的實踐經驗與我國古代文論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教材。

回到上海以群立即從復旦、上海師院和華東師大抽調了一批年輕的理論教師，還請來了南京大學的葉子銘，開始着手教材的準備。他多次對組內的青年教師們說：「我國的『文學概論』教材，解放前是抄日本和歐美的，解放後則是抄蘇聯的，我們應該打破這些模式，着重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新的理論體系。」在寫作上，他不同意當時甚爲流行的以觀點代材料即所謂「以史代論」的說法，贊成「論從史出」，從文學實際中去尋找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葉子銘曾經回憶道：「就我所知，在以群同志的晚年，由於意識到我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教訓，他曾力圖在當時客觀歷史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從我國革命文藝實踐的經驗教訓出發，編寫一部具有我國特點的，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的教材。這樣的信念對他是堅定不移的。他殫思極慮，耗盡心血，帶領一批青年教師，經歷幾度春秋，前後數易其稿……」

《文學的基本原理》於兩年後出版發行，成爲內地文科大學的文學理論教材，它帶着產生它的那個時代的明顯烙印，更帶着以群和一批青年教師的嚴謹治學態度和良好願望走進了大學課堂，它曾經滋養了很多代人，使他們從略知文學一二，走上了從事文學事業的道路。

「文革」結束後，教育部要求重新出版《文學的基本原理》。一九七九年四月葉子銘來上海說起：一次在北京開會討論該書的修改。周揚、林默涵、羅蓀出席了。葉子銘提到：「這本書以前說它是毒草。」周揚說：「『四人幫』講它是修正主義的，但現在教育部指定要出書，做教材，沒有社會主義的，就先用修正主義的。」周揚的話把大家都逗笑了。聽到寫作組邀請羅蓀做顧問，林默涵說：「以群不在了，你義不容辭啊，就是從情誼上講也應該。」對修訂該書的計劃，周揚強調：「主編以群不在了，書要盡量保持其本來的面貌，作小改。」一年後該書的修訂本再次走進大學的課堂。

胡耀邦的女兒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回憶：「為了豐富群衆的文化生活，一九八〇年二月在京西賓館召開了劇本創作會。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寫講話稿，父親用了兩天的時間，重新閱讀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一書。」

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上，剛剛當上總書記的胡耀邦對文藝界存有爭議的一些劇本發表了意見：「文藝創作必須眞實地反映生活。但這種眞實必須是藝術的眞實，生活本質的眞實，作品必須對生活進行典型概括，才有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同時強調了對於作家創作個性尊重的重要性，從而避免了又一場文字獄和因文藝作品而引發的政治運動。當時我也從報紙的報道中看到，胡耀邦總書記在會上發言說：我看了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這本書寫得很好。

一九八三年，葉子銘來上海開會，我去酒店拜訪他。閒談中他談起對當代文藝理論的見解時說：現在的文藝理論可用兩個三角來體現。西方文藝理論只強調內部規律，即作家個性—風格—淵源。我國文藝理論則強調外部規律，即作品—作家—社會。兩者都有偏廢。正確的方法應是兩者的融合。他言簡意賅，對東西方的文藝理論框架作了勾勒。我了解到，他原先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後來從古典領域轉入現代文學。跨越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研究，提供給他宏闊的視野。

後來他除了領軍全國的茅盾文學研究，主編《茅盾文集》，還承擔了許多事無巨細的行政工作。以他不加拒絕的行事作風，他終致心力交瘁。我在離開上海赴美留學前，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向他道別。九十年代末，在三藩市見到一位南京大學的副校長，向他問起葉子銘。得到的回答是葉子銘病得較重。已停止工作在家養病。我只能在遙遠的彼岸遙祝他康復！

如今，我在此文中提到的數位前輩都已去了另一個遙遠的世界。但前輩們體現的師生情誼，相互賞識，相互扶持的精神，值得我們倍加珍惜。我祈願他們再度重逢，再創輝煌。

豇豆

徐永清

飲食男女

我打小時候就喜歡吃豇豆。那時我們家有地，自家種的蔬菜，不灑農藥，不施化肥，用今天的話來說，叫綠色食品。能不好吃嗎！

豇豆炒得好，很好吃，只要有足夠的蒜瓣就行。沒有蒜瓣不出味，不起香。待油熱，將蒜瓣先下鍋煸炒，趁大火把豇豆入鍋同炒，然後放鹽，撒味精，起鍋時潑點水，一盤綠瑩瑩的豇豆就炒好了。的確沒有什麼烹飪技術可言。很多人豇豆炒不好，這主要是火功問題，再者加水過多，多半是「煮」出來的。這樣炒出來的豇豆，色香味形一樣不佔，能好吃才怪。世界上很多事情越簡單越見工夫，越平凡越見精神。

盛夏時節，豇豆燒肉是道很受歡迎的菜餚。這雖是一道大衆菜餚，卻軍素搭配，很符合烹飪原理。當人們飽啖葷鮮之後，這道菜備受青睞。這應驗了事物發展反璞歸眞的道理。就這道菜而言，吃起來滿口滿口的，佐酒下飯，痛快豪爽。居家過日子，這道菜孩子們吃得最香。眨眼工夫，能扒拉兩碗米飯。把豇豆做成醬菜，這是外地人的做法。我在湖北的時候，早餐必定有醬豇豆，逢宴冷碟的調味也少不了它。剛吃還好，兩頓下來便讓人皺眉。究其原因，鹹。揚州的醬菜自成體系，講究鮮甜脆嫩。少了甜就缺了鮮，要鮮首先得甜，這是相輔相成的。我有個保定的朋友，他屢屢向我誇耀保定的醬菜如何之好。確實也是，俗語云保定有三寶：鐵球、醬菜、春不老。可我對保定醬菜，尤其是醬豇豆眞不敢恭維，鹹得發齁。不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誰也不好勉強誰。

北方人喜歡把豇豆剁碎用來包餃子。揚州人將這種做法稱爲「侉」。侉有粗放、不合時宜之意。揚州人說某某穿着落伍，搭配犯沖稱爲侉；裝潢設計大而粗，亦稱爲侉。總之侉的含義很寬泛，雖屬中義詞，也略略含些貶義。我的食性還是很隨意的，這跟多年的軍旅生活有關。我對豇豆餃子還能接受，只是吃到嘴裡咕哧咕哧的，許多人吃不來。揚州是魚米之鄉，可食之物甚豐，當然取其精細之物。北方人用豇豆包餃子，這跟物產有關，這也是一種因地制宜。

醉人槐花香

王兆貴

天南地北

這年春天，我有幸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剛走近通往村落的鄉間大道，就有一股子爽人的清香撲鼻而來。只見大道兩旁的洋槐樹上，綠瑩瑩的枝葉間，掛出了一串串白生生的花骨朵，排列有序，組合有致，盡顯自然形態之美。遠遠望去，滿樹繁花，粉雕玉琢，纍纍垂垂地連成一氣，彷彿是雪浪翻騰於碧海藍天之間。槐花，別名槐蕊，晶瑩而又俊朗，散淡而又清麗。能吃的槐花是刺槐，家鄉人稱它爲洋槐。到了盛花期，在鬱鬱葱葱的綠葉中，它們就像一群俏佳人似的，紛紛亮出了自己潔白如玉的姿容，清甜的香氣在和風中飄溢着，嗡嗡的蜜蜂在陽光下忙碌着，孩子們在樹下歡鬧着，那景色美極了，路過的行人都快要醉了。

槐樹枝上刺兒多，扎人很疼。除非爬樹高手，一般人不敢爬到樹上摘槐花。通常是用捆綁着刀剪的長竿，將成串的槐花從樹枝根部掰下來。小時候，我常常跟在大人身邊，仰着脖子，待槐花脫枝下落，立刻上前接住。然後，撸一把肥肥嫩嫩地槐花塞進嘴裡，咀嚼起來，滿口噴香，嚥到肚裡，心底透爽。採槐花吃槐花也有講究：含苞欲放的別採，吃到嘴裡是澀的，有點苦；盛開後的花瓣也不好，吃在嘴裡是癟的，沒水分；只有那些半開不開、羞羞答答的槐花最可口，汁液多，香氣足，眞正是秀色可餐。我國不少地區有蒸食槐花習慣。採摘新鮮的洋槐花，洗淨後，撒上麵粉，可蒸槐花糕；再和上雞蛋，能烙槐花餅；用開水氽一下，加上白糖也可以涼拌。把槐花放進小罐裡，一層花一層糖地鋪進去，擠壓得滿滿的蓋緊。幾天後便可釀成槐花餞。取出一勺放杯裡，用開水一沖，喝到口中甜絲絲的，回味無窮。蜜蜂採集洋槐花所釀成的蜂蜜，則是上等蜂蜜。其實，槐花不但可食，也是一味良藥。它含蘆丁、槲皮素、槐二醇、維生素A等物質，能改善毛細血管的功能，保持毛細血管正常的抵抗力，防止因毛細血管脆性過大、滲透性過高引起的出血、高血壓、糖尿病，服之可預防出血。曬乾了的槐花，也可泡茶飲用，健胃止渴，潤肺明目。

春夏之交的鄉間，生機勃發，花香浸漫，洋槐花最爲常見。它雖然出身草野，但卻淳樸自然，既能供觀賞，又可膏饞吻。在城市生活久了，瑣碎的忙碌和繁華的眩暈，讓我們的知覺喪失了本能的純眞。當這久違的槐花清香，一絲一縷地鑽進鼻腔，浸潤肺腑，你就會感到自己突然間又回歸到大自然的懷抱，那種曼妙的感覺就如同重溫兒時舊夢，情怯而又溫馨，恍惚而又陶醉。

「讓失業者笑一笑」

陳魯民

如是我見

金融海嘯之下，美國失業者越來越多，不過，工作丟了，樂觀的生活態度不能丟。近日，大批失業者就聚集到了紐約曼哈頓，在那裡辦起了失業運動會，活動活動筋骨，也一起高興一下。

主辦者號稱，這可是史上第一場失業運動會。比賽的內容設計得很別致，一塊白色的板子上畫上了各種各樣的單詞和圖案，蒙上了眼睛的參賽者只要把大頭針釘在「老闆」這個單詞上就算贏了——誰讓老闆把自己炒了呢。失去了工作當然要找個地方發泄一下情緒，就蒙上眼睛向一個紙玩具發起攻擊吧，一次沒成功，再來一次，可惜了這一個個可愛的玩具馬了。不僅比賽過癮，還有獎品呢，紐約的不少酒吧和餐廳都加入進來，爲比賽中的勝利者提供免費的消費券。比賽組織者說：失業運動會比賽的意義就在於讓失業的人笑一笑。失業者羅斯說：這是以另一種形式來證明我們仍然很酷。

金融海嘯一來，經濟萎縮，失業者激增，失業的確是很不幸的事，失去工資收入，失去工作樂趣，失去成就感……但整天愁眉苦臉也不解決問題，哭着喊着也不會有老闆給你送「飯碗」，畢竟，失業工人難，虧損的老闆也難。看來，危機的時間還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如果一直生活在苦悶中，既於事無補，也備受煎熬，還不如給自己找找樂子，多笑一笑，學會苦中作樂，使生活中多幾縷陽光。

思想家赫爾岑說：「不僅會在歡樂時微笑，也要學會在困難中微笑。」人生無常，一個人的一生中有順境也有逆境，在順境中樂觀算不得能耐，誰都會，是正常反應；而在逆境中也能保持樂觀，那才算本事。居要職、拿高薪時，天天放聲大笑也沒啥稀罕的；丟工作，失飯碗後，還能笑出聲來，那就既需要勇氣，也需要良好心態，殊爲難能可貴。

事在人爲，境由心造。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叫「市場經濟不相信眼淚」，雖然有些冷漠，但不無道理。政府固然有救市行爲，慈善機構固然會有慈善活動，但都是救急不救窮，不解決根本問題，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要學會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遇到難處，遭受不幸時，我們希望有援手，但更立足於自救自立，抬起頭來，哈哈一笑，這沒什麼了不起，咬牙一挺也就過去了。

《菜根譚》說得好：「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因而，我們不論是失業者、待業者、求職不順者，以及一切失意者，都應該及時調整心態，開闊胸襟，保持樂觀情緒，每天都要讓自己笑一笑，樂一樂，畢竟，在樂觀中抗禦金融海嘯和在悲觀中苦捱金融海嘯的熬煎，那可是兩重天地兩種感受啊！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面對金融海嘯，笑比哭好，樂比悲好。